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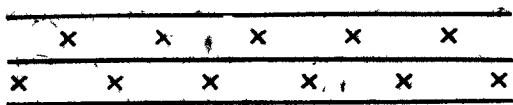
文學論文集

(二)

張夢麟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文藝叢刊之一

文學論文集
(二)

張夢麟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序

這是本叢書中的第二卷文學論文集，共收文字五篇，第一篇說整個歐洲的現代文學，第二篇述美國的文學現象，第三篇說近代文學中所涉及的一種社會問題，第四、五兩篇則係兩位文學家的研究與介紹。

在雜誌上所發表的文學論文，當然不止這些，其中有些不便重印的東西，我們都沒有收入這集子裏。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編者

華胥社文藝論集

一冊 一元五角

這是現在幾位著名文藝作家徐志摩、劉海粟、梁宗岱、蕭石君諸先生的作品，關於文學藝術的現代思潮，描繪無遺。內容凡十六篇，都十餘萬言，留意現代文藝者，不可不讀。

中華書局發行

中國文學概論

陳懷著

一冊 二角半

本書爲一簡短之小冊，計分敘論、才、文學、文識、文德、文時、總論、文學之祕奧，宣洩無遺，多發前人所未學批評之佳構。

文情、文
內容將中國
允推中國文

文學論文集(二)目次

序

- 現代歐洲文學的趨勢(張夢麟)……………(一)
- 美國文學的現代性(楊維銓)……………(一七)
- 近代戲曲與離婚問題(張夢麟)……………(三五)
- 蕭伯納的劇及思想(張夢麟)……………(五一)
- 近代中國民族詩人黃公度(葛賢寧)……………(七一)

文學論文集(二)

現代歐洲文學的趨勢

張夢麟

一

一國的政治和經濟常反映出其國民當時的狀況，同樣，一國的文學藝術，也表現出這一國的國民的生活。所以近世研究文學的學者，都一致認為文學是時代的表現，是社會的反映。最近，法國最有名的雜誌 Le Crapouillot，曾向法國的三個有名小說家，請他們在近代法國的文學藝術裏，尋出一個近代法蘭西的正當的解釋。這不外即是證明文學與時代社會，有極密切的關係。而同時德國的希特勒首相，焚毀書籍的那驚人的事實，也只是在表現焚毀書籍中，所反映的一些德國國民的生活，是希特勒的治下所不願發表的吧了。

從歷史上來看，藝術至上主義 (Art for Art's sake) 的文學，便反映了當時安定平穩的生活，而人生派 (Art for Life's sake) 作品，便描畫出革命中的動搖社會。同樣，笛卡爾、拉辛、莫里哀

等，代表出路易十四時代的安穩的法蘭西，而盧梭、福爾特爾等輩，即代表法國大革命行將發生的動搖時代。美國方面，南北戰爭前那種不安的時候，即在惠提爾（Whittier）、愛謀森（Emerson）、羅威爾（Lowell）反抗使用黑奴的文中看出，及至戰爭已過，到了太平安定的時候，反映這個黃金時代的東西，便只是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諷刺小說而已。

文學只是反映時代社會的東西呢，或者乃是變化社會的原動力？這個，在這裏我們暫時不去管他。迭根斯的小說，如實地表現出十九世紀的英國，沒有那樣時代和社會，也許就沒有那樣的作品，這可以說是一個事實。可是，因為有了那樣的作品，十九世紀的英國的社會，才有許多改善，這也是同樣是真實的。總之，一國的文學是和它的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聯，而且當這個社會是在變革的過程中時，這個關聯，更成為非常的重要。因為這種時候的社會生活，只有在文學作品裏才能最明顯地表現出來。歷史上的事實，且不必談，現在歐洲幾個大國的文學和它們社會生活的關係，便是一大明證。歐洲這幾個強國，現在正處在一大變革的前夜，它們眼前的將來，誰也不能知道，誰也不能確定。可是這種動搖不安的狀態，已在它們的文學作品中，明明告訴我們了。現在，我們就基於這個觀點上，來看看現代歐洲的文學趨勢，是個什麼樣子。我們在這裏例

舉出來的東西，暫以德、英、法三國的爲限。

二

德國自希特勒柄政以後，便做了幾樁德國文化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事，如沒收愛因斯坦教授的財產，焚毀一百多種書籍等等。德政府對於愛因斯坦的這種舉動，在世界上稍爲有智識的人看來，都是十分驚詫，認爲是極滑稽荒謬的事。可是從希特勒的政策看來，縱令是極不近人情的舉動，也自有他的意義。那麼，焚去了一百四十九種德人作家的書籍，當然更有重大的意義，而發現這個意義的所在，更是極必要的工作了。

現在，我們就從這焚毀的書籍中，舉出幾個顯著的文學的作品，以見希氏不想使德國一般人民感受的新傾向。在這些作品中，第一，應該首先推舉的，便是雷馬克（Remarque）的兩部作品。讀過西線無戰事的人們，當知道雷馬克是一個非戰論者。他的作品，都是反對戰爭，提唱和平的東西。從他作品銷行很廣的這一點看來，可知一般人的傾向，是偏向着他的這個主張了。

其次，便是羅斯（Joseph Roth）的工作（Job）。這書中國雖沒有聽見說過，可是在德國及其他歐美各國都是銷行很廣的小說。這裏面所表現的傾向，便是戰後德人對於猶太人的親善，

作者一半是在鼓勵這個傾向，一半也描寫的是實情，可是，却遭了希特勒氏的禁止了。

還有一部作品，是福熙萬格爾氏（Fenchwanger）的成功（Success），這部作品，也是歐洲各國很賣得的小說。內容是嘲笑希特勒個人——從今年三月五日的總選舉看來，希特勒佔了絕大多數的勝利，他這篇小說，固然沒有表現出一般德人的傾向，可是由這都小說的風行看來，也可知希特勒氏的人望，並非舉國一致的。

蔡格氏（Arnold Zweig）的伍長格里沙（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eha）也在被焚毀之列。這一部書的內容，不惟是在諷刺軍閥政治，而且就如羅斯之鼓勵親善猶太人一樣，也在鼓勵對於本國以外的外國人，要充分的和藹。尤其是觸希特勒政府之忌的，恐怕是作者故意擡高一區區伍長的聲價，而把將軍長官們不放在眼睛裏這一點了。

至於如像雷恩（Ludwig Renn），格萊塞爾（Ernest Glaeser）等作家的作品之被焚毀，理由自然更是明顯。因為這幾個作家，都是同情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作家。可是他們的作，品並不很銷行，又從希特勒選舉得勝這兩點看來，可知共產主義之在德國，勢力並不很大。不過，德國現在的社會，並不是完全沒有共產主義的侵入，但是雷恩氏和格萊塞爾氏的作品，却不能

拿來做代表。因為他們最初的得名和現在的人望，全是從戰爭（War）一九〇二年級（Class of 1902）兩部戰爭小說而起。這兩部小說，都不是共產主義的作品。現在德國的社會主義作家，當以亨利曼（Heinrich Mann）為代表。

可是，戰後德國社會的傾向，表現得明確，而為希特勒政府所最欲壓迫的，還不是亨利曼，而是他的兄弟脫馬斯曼（Thomas Mann）。

一九一四年歐戰勃發的時候，脫馬斯曼所處的地位，剛好和他社會主義的兄弟相反，他曾隨着當時的智識階級，簽名贊成德皇的宣戰。換句話說，即是他當時是一個愛國主義的作家。可是到了戰後，他的思想漸漸地變換起來，以前的愛國主義者，現在却極力鼓吹德法的親善，常常遊歷巴黎，到處講演德法兩國的共存共榮。過後更作了魔嶺（The Magic Mountain），一捨以前那種褊狹的國家主義的立場，而以全歐為背景。因此，在一九二九年，得了諾貝爾的文學獎金。

一九三〇年的脫馬斯曼，思想又更進一步。他曾在國際實業家總會（International Rotary Club）講演，說到近代歐洲的作家是站在兩火之間。即是右邊是法西斯主義，左邊是社會主義……他若果要選擇的話便是走入反法西斯主義的這一面去。所以這回希特勒氏的選舉，他便

盡力地勸國民不投希特勒的票。結果雖然失敗，可是今後唯一和希特勒政府相爭鬪的，便是脫馬斯曼所代表的德國現代的文學了。

三

假使現在的英國，也像德意志一樣，產生了一個希特勒，組織了一個獨裁的 Nazi 政府，也來焚毀書籍。那麼，在文學方面，他就要焚毀，也沒有什麼作品可以供他焚毀。因為產生希特勒的這種獨裁政治的德國社會，也就是產生這些被焚書籍的德國社會。戰後的十四年中，德人的生活弄得非常緊張，社會刻刻在遭遇變化，這種不安動搖的狀況，便呈現在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學裏。和這樣不安定的社會相比較起來，英國人的生活，實在太平穩了，所以不會有那樣獨裁的政治，又那裏會有反映這種世象的文學呢？現代的英國文學，便是一個表現出安定的社會的文學。英國戰前的文壇巨擘，所謂「四巨頭」的蕭伯納、威爾斯、高爾士華綏、柏涅德 (Arnold Bennett)，其中如洛倫斯 (D. H. Lawrence)、喬治 (W. L. George)、馬肯志 (G. Mackenzie)、斯文納登 (F. Swinnerton)、甘南 (G. Canner)、華爾坡爾 (H. Walpole)、莫汗 (S. Maugham) 等，都是具

有他們前輩的特質，還加上一層對於新時代的理解。作品方面，也產生了許多名作，如兒子與愛人 (Sons and Lovers)、富家子 (A Bed of Roses)、不幸之街 (Sinister Street)、轉角 (Round the Corner)、吉烈米 (Jeremy)、人情的束縛 (Of Human Bondage) 等都是。但是在這裏面，只有洛倫斯一人，算是不負一般的期待，成爲代表英國文學的作者。然而他也和喬治一樣，已經是死了的人了。甘南困於病魔，杳無貢獻，斯文納登的作品，越來越難讀，越來越沒有人讀了。僅僅只有馬肯志的不幸之街和莫汗的人情的束縛是他們代表的傑作。可是這七個作家，在初起的時候，都是極有望的作者，他們並不是沒有觀察新世界的的能力，並不是沒有表現新世界的技巧，可是新的世界新的社會，在英國始終沒有出現，所以他們的天才，也就只好墜地了。

但是在這些中堅的作家中，却有一個例外，那便是洛倫斯。洛倫斯的作品，可以代表英國今日文學的一面，正如脫馬斯曼之代表戰後德國文學一樣。洛倫斯作品中所現的趨勢，有兩點值得我們的注意。我們要記着這位作家，是出身於英國的勞動階級，可是自從發表了兒子與愛人以後，他便對於他出身的階級，絕口不談了。這並不是他看上了以外的任何階級，他之痛恨其他階級，更甚於他自己出身的地方，可是他主要着眼點，已在戀愛之中，去求個人的救濟去了。這個

事實即是洛倫斯之出現於英國文壇，乃是表現英國的勞動階級，對於英國的文化，猶有貢獻，可是洛倫斯作風的轉向，也就表示出勞動階級要對英國文化有所貢獻，現在尙非其時。又從洛倫斯作品中的人物看來，使我們知道英國的社會狀況，還沒有如像德國那樣的成熟，可以有這樣的作者和作品出現，所以終洛倫斯之身，既沒有像德國那些作家那樣活躍，也沒有像他們那一種的作品出現了。

英國中堅作家的成績，不過如此，那麼一九二〇年後的新進作家，又怎樣呢？在這許多新進之中，最特色的恐怕要算赫胥黎 (Aldous Huxley)，而他的傑作曲線戀愛 (Point Counter Point) 怕是近十年英國的作品中，最能够在英文學史上佔最久的位置的了。

赫胥黎氏在這篇作品裏，所表現出來的銳敏的感受性、幽默、以及厭世觀，使他在批評者間，受到很高的推崇，可是這篇小說最有價值的地方，還是因為它可以拿來當成一個英國社會生動的實錄看。在這篇作品裏，便寫出了洛倫斯極想逃避的英國社會那種偽善、停滯、妥協、空洞、和頹廢。洛倫斯的作品，努力在叫英國人變換他們生活的方式，叫他們在「愛」裏去救渡自己。赫胥黎便把他周圍的實生活，詳細周密地記錄起來。其餘的作家，便實際在逃避現實了。其中如尼

柯爾森 (Harold Nicolson)、亞倫 (Michael Arlen)、陶格拉斯 (N. Douglas)、杜萊美 (W. De La Mare)、嘉涅特 (D. Garnett)、伍爾夫女史 (Virginia Woolf) 等都是名盛一時的現代英國作家，他們的作風，雖是各有不同，可是同是在逃避。

現代的英國文學，雖然對於社會問題，無所貢獻，可是在另一方面，却較其他各國，更為活躍。自從女皇維多麗亞歿後，英國女性的才能，日益發展，到得今日，單是在文學方面，女作家人才輩出，已足够使一般男子文士瞠乎其後了。我們試一舉現代負盛名的女作家羣，便有伍爾夫女史、麥高雷女史 (Rose Macaulay)、湯朴森女史 (Sylvia Thompson)、辛克萊女史 (May Sinclair)、雷曼女史 (Rosamond Lehmann)、史達恩女史 (G. B. Stern)、威斯特女史 (V. Sachville West)、鄧女史 (Clemence Dane)、彭森女史 (Stella Benson)、史密斯女史 (Sheila Kaye-Smith)、金涅底女史 (Margaret Kennedy)、威斯特女史 (Rebecca West)、席維爾女史 (Edith Sitwell)、詹姆森女史 (Storm Jameson)、李却森女史 (H. H. Richardson) 與已故的曼殊斐兒女史 (K. Mansfield) 和威爾孫女史 (Romer Wilson)——一共有十七位。這十幾個女作家，講到她們的成就，她們所給與的影響，她們作品的銷行，在現在英國男作家之中，除開洛倫斯和赫胥黎而外，

我們能數得出十七個，足以和她們抗衡的麼？單是這個事實，已足以反映出英國的社會，當日蕭伯納批評玩偶家庭的預言，現在已在英國文壇上實現了。

一言以蔽之，在比較安定的英國社會裏，所反映出來的文學，大致是在向着藝術至上主義這一個方向走。詞藻的練磨，技巧的角逐，新古典主義的追求，凡此種種，都表現出一個太平無事の世象。

可是，風靡了全世界的蘇俄五年計畫的成功，也不能不在英國文壇上，留下一些痕跡。現在英國最負盛名的批評家愛里奧特 (T. S. Eliot) 所主辦的雜誌 Criterion，政治上是保皇思想，宗教上是英國加特律教，文學上是傳統的古典主義，十載以來，巍然獨立地代表了英國文壇，可是最近却遇着對手，表現出動搖不安的狀態來了。它的這個對手，便是穆勒氏 (J. M. Murray) 所主辦的雜誌 Adelphi。穆勒氏所提倡的是文學的社會主義。在那沒有社會背景的英國，Adelphi 也時露出偏促不安的脾氣，可是我們可以知道爭鬪已經開始了。

英國文壇這種傳統的，古典的趨勢，致使批評家們認它為缺乏世界的精神。包散蒙氏 (Paul Colew Potthain) 在 Living age 誌上論今日的英國小說時，說道：

「近代的英國精神是世界的，可是現代的英國人，都意識地自己是英國人而排斥外國來的影響了。保護關稅、帝國合作、國民政府等，便是今日英國的趨勢，這條路到底要走到什麼地方去，誰也不知道，可是我們已感覺到快要發生轉變了，這種轉變，在文學裏也感得到……」

包散蒙氏之所謂的轉變，大概即是指 *Criterion* 誌與 *Adelphi* 誌的鬭爭吧。

四

現在我們講到法國的文學來了。戰後法國的時代精神，正是包散蒙氏所謂的「世界的」而且較之近代英國，更爲顯著，更爲真摯。名作家莫蘭氏（Paul Morand）便是這個精神的首創者，也是這個精神的模範。他一個人能說幾國的言語，遊遍了許多國家，順應了許多環境——這還不是一個十足的「世界的」的人麼？我們現在，試來看他一九三〇年前著作的述懷，他說：

「大戰停後，便開始了一種奇怪而驚人的生活，這個生活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五年左右。這種生活，是一種不可再見的東西，因而我就想把這個有興味的時代，把它的歷史記錄下來，把它的圖樣，描畫下來。結果，便出現了 *Ouvert la nuit* 和 *Ferme la nuit* 這兩部作品。我個人是不知不覺地而且事與願違地成了一個小說家。因此我也就和我的外交官生活告別了。

——我是永遠成不了一個好外交家的，不然我也一直做下去了……又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三〇年，我曾試作一部二十世紀的年代記。結果便產生了 *La Vie Parisienne, Lampes à arc, Boudha vivant, Magie noire, Champions du Monde* 等作品。當我在美國收集末後這幾本書的材料時，我又出了一部 *New York……*」

可是隔了三年之後，莫蘭在非洲、亞洲、南北美洲去收集材料的二十世紀，——即是具有世界的精神的二十世紀，已經變成國家主義的二十世紀，我們的小說家，又只好去做他「永不會成一個好外交官」的職業去了。

但是，在一九二〇年前後，把法國的文學，造成一個含有世界精神的文學的人，決不僅是莫蘭一人。第一，戰後不久，得到龔古爾文學獎金的人，便是一個北非洲的黑人作家。次一屆的獎金，歸入范康尼耶 (Aouri Fanconnier) 之手，但是以作關於 *Malaysia* 的著書而得的。又次一屆的獎金，是柏德爾 (Maurice Bedel) 因作 *The Latitude love* 而得，而這部書，也是描寫法國以外——北歐腦威的小說。又羅加氏 (Thomas Raucat) 最成功小說 *The honorable Picnic*，是以日本為背景。德哥派拉 (DeKobra) 的小說 *The Madama of the sleeping car*，與夫其他無